



歐陽文忠公集卷第三十七

臨江後學曾魯得之者異

墓誌一十七首宗室

皇從姪衛州防禦使遂國公墓誌銘

惟遂昭裕公宗顏字希聖 太宗皇帝之曾孫潞恭憲

王元佐之孫鎮江軍節度使蕪侍中郇國公允成之長

子初除西頭供奉官歷內殿崇班禮賓崇儀副使大宅

使改左屯衛大將軍封州刺史遷左金吾衛大將軍領

復州團練使左衛大將軍領鄧州防禦使拜衛州防禦

使公好學通王氏易喜為詩藏書數万卷性聰敏多能

至於琴奕之藝佛老之說所學必通履行恪謹未嘗有過失每燕見侍上讀易賦詩數賜器幣詔書褒美嘗召宴大清樓賦禪王詩為諸皇子第一上尤嘉賞賜綵幣二百段有詩集十卷至和二年九月壬戌以疾薨享年四十有八初其疾也上遣中貴人押國醫治之既薨輟視朝一日勅有司具駕將視喪以雨不克遣中貴人厚加賻卹乃贈昭信軍節度使太常考行謚曰昭裕權厝于東沃濟寺夫人太原郡君郭氏燕王從義之裔孫子男三人長曰仲連右千牛衛將軍次曰仲丹仲筠皆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口千卒女四人長適左侍禁潘若曰今亡次適內殿承制閤門祇候郭士選次家蘇作其二蘇有亦字亡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縣

銘曰  
學而通行益脩中充實外譽優見於言帝所褒雖不克施於事斯可以銘諸

皇從姪筠州團練使安陸侯墓誌銘

安陸侯宗誦字行敏 太宗皇帝之曾孫路恭憲王元

佐之孫鎮江軍節度使兼侍中鄆國公允成之第二子

初除西頭供奉官歷內殿崇班承制改右千牛衛將軍

領茂州刺史天子祀明堂推恩遷鎮筠州團練使至和

元年八月癸卯以疾卒享年四十六天子哀卹贈安

州觀察使追封安陸侯權厝于薦嚴佛寺嘉祐五年十

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縣夫人長樂郡君賈氏子男五

人其二早卒次仲緘右千牛衛將軍二人尚幼未名女

八人長適右侍禁蔚世庸再適右侍禁郭昭簡今亡次  
適左班殿直劉起次適陳敦今亡次適王整次適王昭  
遜次適張經今亡次適程翼皆右班殿直最幼入太和  
宮爲道士惟俛學知爲詩好義喜施性端謹能脩容止  
進退有法未嘗少懈銘曰  
思無邪容則莊蔚然有儀人所仰學而不止久愈彰銘  
昭厥美示不忘

皇從姪右領軍衛大將軍博平侯墓誌銘

惟太祖皇帝之長子曰吳懿王之曾孫右班衛大將軍  
昌州團練使贈彰化軍節度使國公惟忠之孫萊州  
防使東萊侯從恪之第二子金棠光祿大夫檢校國  
子祭酒右領軍衛大將軍兼御史大夫輕車都尉天水

開國侯世融字仲源幼好學不驕富貴以清節自勵  
重師友執經問道無倦色嘗自銘其器物起居一食  
視之喜爲詩工書亦通浮屠說平居一室蕭然吉本作

欲今依家本終日無所營欲故世咸知其賢幼爲殿直

歷左右侍禁改太子右衛率府率遷右領軍衛將軍夫  
子祀明堂推恩爲本衛大將軍當寶元康定間趙元昊  
叛西邊用兵俛率宗室七人詣闕自言願効用上深嘉  
獎至和二年七月癸未得疾神色怡然與諸昆弟談論  
不輟是日卒享年四十贈博州防禦使追封博平侯天  
子悲思不已爲飛帛字六曰世融好學忠孝以褒之夫  
人金城縣君王氏子男七人五早亡在者二人曰令晏  
右千牛衛將軍令歲大子右監門率府率女二人長適

右班殿直王戴次早卒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某所銘曰

富貴不動其心生死不渝其色惟性之安惟學之力孰云不壽永昭厥德

皇從姪康州刺史高密侯墓誌銘

惟高密侯宗師字靖之 太宗皇帝之曾孫潤恭靖王元份之孫漢王允讓之第七子明道元年為右侍禁遷左侍禁改太子左清道率府率副累遷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太子左清道率府率兼侍御史騎都尉封天水縣開國男食邑叁佰戶居三歲遷右監門衛將軍兼御史大夫轉勳上騎都尉進爵子加食邑三百戶天子祀明堂推恩遷右領軍衛大將軍轉勳輕車都

尉進爵伯加食邑三百戶天子有事于南郊推恩轉勳上輕車都尉進爵侯加戶四百至和元年五月領康州刺史嘉祐元年十月甲子暴疾薨于家享年二十有九贈密州觀察使追封高密侯惟侯沈靖寡言寬仁好學未嘗有過失夫濮陽郡君吳氏生男一人仲廩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女三人尚幼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縣銘曰  
好仁而靜敏學而明雖不永年而垂令名上安于此其固其寧

皇從姪右監門衛將軍廣平侯墓誌銘

廣平侯宗河字上善 太宗皇帝之曾孫潤恭靖王元份之孫惟二公讓之第二子初授銀青光祿大夫檢

授國子祭酒太子左監門率府率兼監察御史武騎尉遷太子左清道率府率兼侍御史轉勳上騎部尉天子亮明堂始恩遷左監門衛將軍轉勳輕車都尉天子有事土南郊推恩轉上輕車一有都尉二字天水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明年二月甲辰以疾卒享年二十贈洛州防禦使追封廣平侯權厝于承天佛寺惟侯為人明敏好學能爲文辭娶高氏封仁壽縣君子男二人仲足仲宵皆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早卒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縣銘曰

性之明學有方壽不隆永以藏  
皇從姪當作孫諸本皆作姓恐相承之誤右監門衛將軍墓誌銘

太祖皇帝之長子曰吳懿王德之曾孫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孫萊州防禦使東萊侯從恪之子曰右監門衛將軍贈右武備將軍世衡字夏卿母曰平原邨夫人來氏世衡生早孤而平原夫人教之以學性沈敏自爲童兒不好弄既長好學問通周易孟子喜爲詩暇則學蘇耽此字射法而已在諸昆弟爲最幼而尤以孝弟見稱初補殿直以太子右衛副率天子祀明堂推恩拜右監門衛將軍累遷至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柱國天水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嘉祐四年六月丙寅以疾卒享年三十有一娶王氏太原縣君子男二人令儀令持皆率府副率早卒女一人尚幼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縣銘曰

學問以為文孝悌以為本其華已榮而實斯殞銘以藏之以昭其蘊

皇從孫右屯衛大將軍武當侯墓誌銘

惟武當侯世宣吳懿王德昭之曾孫彰國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孫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韓國公從諳之子母曰大寧郡君慕容氏惟侯生於富貴而不習為驕侈少好學喜購古書奇字遇人卑恭事親孝弟累官至左題目作右屯衛大將軍嘉祐三年五月丁卯以疾卒享年三十有六初娶天水縣君王氏平娶金城縣君張氏男六人長曰令鐸左千牛衛將軍次曰令進令濤令愔皆大子右內率府副率其二幼未名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縣以天水縣君祔焉銘曰

孝行之本謙德之基壽期不隆闕此幽宮

安陸侯夫人長樂郡君賈氏墓誌銘

夫人姓賈氏曾祖廷環累贈左神武大將軍祖官至四方館使昭州團練使父德滋前左班殿直夫人以選歸于安陸侯宗訥至和元年五月乙卯以疾卒享年三十有六權厝于薦嚴佛寺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祔安陸侯以葬銘曰

雍國大夫人馮氏墓誌銘

雍國大夫人馮氏者自兄右千牛衛大將軍贈永清軍節度觀察留後臨汝侯惟和之夫人襄陽侯從誨寧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宣城公從審之母曾祖暉靜難軍節

度使衛王祖繼業定國軍節度使贈中書令父祐西上  
啓門使馮氏自衛王仍世守西邊有功載國史夫人生  
將家孝謹柔明動不踰禮以世族選爲臨汝侯諸本作  
公字之配居十有二年而臨汝侯卒夫人居喪哀毀真  
宗嘉其行特封譚國夫人以褒寵之夫人益自勵衣服  
飲食務爲儉薄居處嚴潔未嘗下堂雖家人亦罕得見  
其誦淳房書皇祐五年正月癸亥以疾卒享年六十有  
七追封雍國大夫人子男二人從誨從審也女五人長  
適東頭供奉官宋宗顏次旦亡次以疾廢爲比丘尼次  
適供備庫使姚宗望次適西頭供奉官宋從政孫男十  
一人世遠世儀皆大將軍世英世監世及世開世卿世  
肱皆衛將軍世禕世總世仍皆太子率府率重孫九人

淳令叔令僉皆副率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于臨  
汝侯之墓銘曰

世高勲選賢配進國爵嘉行懿加大名由子貴壽老隆  
銘不墜

東萊侯夫人平原郡夫人米氏墓誌銘

皇從姪故萊州防禦使東萊侯從恪之夫人曰平原郡  
夫人米氏贈太子太師承德之曾孫橫海軍節度使信  
之孫內殿崇班啓門祗候繼豐之女夫人年十七選配  
東萊侯累封平陽郡君子男六人長曰世安贈左  
右驍衛大將軍次曰世融贈博州防禦使追封博平侯  
次曰世昌右屯衛將軍次曰世規右監門衛將軍次曰



世猷大子右監門率府率蘇本脫此字早亡次曰世衛  
贈左武衛將軍女三人長適左侍禁劉希正次適內殿  
承制王說次適右侍禁陳宗海孫男十二人皆諸衛將  
軍夫人將家子有實行東萊之亡諸孤尚幼夫人治家  
訓子皆有法皇祐元年二月癸酉以疾卒享年五十有  
一追封平原郡夫人權厝奉先佛寺以嘉祐五年十月  
乙酉合葬于東萊侯之墓銘曰  
門以勲高以賢求撫孤教善內德之優永揚其懿以  
閱諸幽

太寧郡君慕容氏墓誌銘

夫人姓慕容氏  
贈太保章之曾孫贈中書令河南郡王  
延釗之孫太子率府率德正之女河南王有功於國

時名臣夫人以賢女選為韓國公從諫之配韓公彰化  
軍節度使舒公之子事其親以孝而夫人承其夫以順  
事其舅姑以禮下其妾媵以仁撫其子嫡庶以均故其  
內外宗姻莫不稱其能封太寧郡君至和元年正月戊  
寅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六子男十人長曰世豐贈右驍  
衛大將軍次曰世宣贈均州防禦使次曰世准世相世  
本世綱皆諸衛將軍次曰世岳世猷世庸家作齊皆太  
子率府副率女三人長適高允懷次適張承訓次適鄭  
偃皆右侍禁餘皆幼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舉夫人之  
喪合葬于韓之墓銘曰  
承夫以順為婦以勤逮下以恩愛子以均以成厥家以  
播其芬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李氏墓誌銘

惟右監門衛將軍世堅之配曰李氏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侍中贈中書令隴西郡王繼勳之曾孫崇儀副使守微之孫東頭供奉官舜舉之女惟李氏世為將家功在國史餘烈遺德是生賢女夫人年十有五以選配世堅惟孝與順以事其親以佐其夫惟禮與義以正其躬以全其節歸于世堅也凡若干年而世堅卒無子夫人自誓不嫁宗族敦迫其守益堅凡七年當皇祐五年六月庚辰以疾卒于寢享年二十有五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于世堅之墓銘曰婦德之休惟先順系及其夫節有不可奪刻銘幽陰以求其烈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金堂縣君錢氏墓誌銘

夫人姓錢氏餘杭人也曾祖吳越忠懿王俶祖衛州防禦使惟演父文思副使家傳錢氏自五代以來尊中國効臣順世稱其忠子孫蕃昌至今不衰夫人生於盛族孝謹勤儉性巧慧喜字書年十有四以選為右監門衛將軍世準之配封金堂縣君嘉祐二年九月庚子以疾卒享年二十有八子男二人令糴令烜皆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早亡女三人皆尚幼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永安之原銘曰

生宜其室歿安其藏銘昭其昧以求不忘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武昌縣君郭氏墓誌銘并序

家本無并序字

夫人姓郭氏曾祖恕千牛衛將軍祖遵武洛苑使父昭  
晦一作壽左侍禁夫人聰明孝謹能讀書史善書畫喜  
浮圖之說以選歸于皇從孫右監門衛將軍世襲封武  
昌縣君子男四人長曰令辟太子右內率府副率餘皆  
幼未賜名夫人以嘉祐二年十一月丁亥以疾卒享年  
三十有三權厝于奉先佛寺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  
于永安之原銘曰  
行之脩學以明德施諸內銘告諸真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東陽縣君鄭氏墓誌銘

夫人姓鄭氏曾祖誠贈正國軍節度使祖崇勳贈左屯  
衛將軍父從範內殿崇班夫人以選歸于皇從孫右監  
門衛將軍世襲封東陽縣君生子男三人長曰令唐太

子右內率府副率早卒次未嘗卒次令祈太子右內率  
府副率夫人爲人恭謹節儉喜誦浮圖書至和元年八  
月戊戌以疾卒享年二十有九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  
葬于永安之原銘曰  
儉以行其躬孝以事其親以是貽其子孫

右屯衛將軍夫人永安縣君慕容氏墓誌銘

永安縣君慕容氏者皇從孫贈右屯衛大將軍仲寒之  
配也曾祖隱贈左千牛衛大將軍祖與魏州團練使父守  
息左班殿直年十七選爲屯衛之配有子人長曰士潔  
太子右監門衛率府副率早卒次士獲太子右內率府  
副率女一人尚幼夫人以嘉祐二年三月丙戌以疾卒  
享年二十有五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于仲寒之墓

銘曰進以賢配封以夫貴歿而從之矣此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周氏墓誌銘

皇從孫右監門衛將軍世哲之夫人曰永安縣君周氏

曾祖景左領軍上將軍累贈尚書令祖榮天平軍節度

使宣徽南院使父普西染院使夫人以慶曆五年選為

監門之配勤孝柔仁克有婦道生一男曰太子右內率

府率令環女三人皆幼夫人以嘉祐二年二月庚午以

疾卒享年二十有九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之

原銘曰山川既佳日月惟吉惟求其安其藏其密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

歐陽文忠公文集第三十七

歐陽文忠公集卷三十八

臨江後學曾魯壽之考異

行狀二首

尚書云 部侍郎贈兵部尚書蔡公行狀

公諱齊字子思其先洛陽人皇祖以下始著籍于膠東

公幼依外舅劉氏能自力為學初作詩已能有動人語

今相國李公見之大驚謂公之為名考曰兒有大志宜善

視之州舉進士第一以書薦其里人史防而居其次祥

符八年上宗皇帝采賈誼置器之說試禮部所

至公賦有安天下意歎曰此宰相器也凡貢士皆第  
者考定必否其高第數人並見又參擇其材質可然後  
賜第一及公召見衣冠偉然進退有法天子以為無能  
過者亟以第一賜之初拜將作監丞通判兗州太守請  
本作原 王臻治政嚴急喜以祭盡為明公務為裁損濟  
之以寬獄訟為之不究逾年通判維州民有告某氏刻  
偽稅印為燕利者已逾十年蹤跡連蔓至數百人公歎  
曰盡利於民民無所逃此所謂法出而姦生者邪是為  
政者之過也為緩其獄得減死者十餘人皆釋而不問  
維人志曰公德於我使我自新為善人由是風化大行  
天禧二年還京師當召試時大臣有用事者意不說公  
居數月不得召久而天子記其姓名趣使召試拜著作

佐即直集賢院階拜加為宣德郎勳勳都尉主判三司  
開坼司賜緋衣銀魚遷右正言階朝奉郎勳上騎都尉  
今天子即位遷右司諫真宗新奉天下天子諒陰不言  
丁晉公用事專權欲徵致公許以知制誥公拒不往益  
堅已而寇來公王文康公皆以不附已連獲公歸歎曰  
吾受先帝之知而至於此宜宜為權臣所執非非吾  
懼也既而晉公數士尊為其用者皆恐懼獨公終無所  
屈未幾同修起居注又拜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  
知雜事判流內銓賜服金紫改三司戶部度支二副使  
轉勳輕車都尉階給事中奉使契丹天聖八年拜起居  
舍人知制誥同知審官院會靈宮判官充翰林學士加  
侍讀學士賜爵汝南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太子詹事

德寺成詔公為記而宦者羅崇勳主營寺事使人陰誦  
公曰善為記得參知政事公故遲之頗久使者數趣終  
不以進崇勳怒譏太后遷禮部郎中改龍圖閣直學士  
出為西京留守是時曾肅簡公方參知一無此事政事  
爭之太后前卒不能留以親便求改密州遭歲旱除其  
公田之租數千石諸本作碩疑碩字訛又請悉除京東  
民租弛其鹽禁使民得賈海易食以救其飢東人至今  
賴之皆曰使吾人百萬口活而不飢者蔡公也從南京  
留守進爵侯增邑戶五百為一千階朝散大夫召還京  
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判吏部流內銜遷給事中  
護軍增邑五百為千五百戶在獻明肅皇太后崩議尊  
楊太妃為太后垂尊德政議決召百官賀公曰天子明

聖奉太后十餘年今始躬蘇本誤作恭親萬事以慰天  
下之心豈宜文后相繼稱制且自古無有固止不追  
太妃卒不預政止稱太后於宮中復為龍圖閣直學士  
權三司使京師有指荆王為飛語者內侍省得三司小  
吏鞠之連及數百人以上聞之大怒詔公窮治迹其所來  
無端而上督責愈急有司不知所為京師為之恐動公  
以謂謬妄之說起於小人不足窮治且無以慰安荆王  
也疑之心奏疏論之一夕三上上大悟乃可其奏止答  
數人而已中外之情乃安拜樞密副使進爵公增邑戶  
五百為二千南海獻酋辱其部人部人歎宜州自歸者  
八百餘人議者以為叛蠻不可納宜還其部公獨以為  
蠻去殘酷而歸有德且以求生宜納之荆湖賜以開田

使自營令縱却之必不復還其一無此字  
部苟散入山谷當為後患爭之不能得其後數年繇果為亂殺將吏  
十餘人宜桂以而皆警朝廷頗以為憂景祐二年遷禮  
部侍郎參知政事二年賜號推忠佐理功臣進階正奉  
大夫勲柱國鄖皇后廢京師富人陳氏女有色選入宮  
為后公爭之以為不可自及至已辨論不已上意稍悟  
遂還其家河決橫壠改而北流議者以為當塞公曰水  
性下而河北地卑順其所趨以導之可無澶滑潰雍之  
患而身博數州得在河南於國家便但理堤護魏州而  
已從之澶滑果無患契丹祭天於幽州以兵屯界上界  
上驚駭議者欲發大軍以備邊公獨料其必不動後卒  
無事公在大位臨事不回無所牽畏而恭謹謙退夫嘗

自伐天下推之為王人稱紳之士尚以為朝廷重三年  
類表一有未字解職不許明年遂罷以戶部侍郎歸班  
改賜推忠保德功臣勲上柱國父之出知潁州寶元二  
年四月四日以疾卒于官公在潁州聞西方用兵惻然  
有憂國心自以待罪外邦不得盡其所懷後其弟稟言  
西事甚詳公之卒故吏未嘗至穎之吏民見采一有婦  
字迹一有拜字於其所指公嘗所更歷施為曰此公之  
跡也其為政有仁恩所至如此平生喜薦士一有所薦  
二字如楊偕斯勳錡隨龐籍段少連比之為當世名臣  
公為人神色明秀鬚眉如畫精學博聞實大沉默一言  
之出終身可復其泄官行已出處始終之大節可考不  
誣如此謹按贈兵部尚書於今為三品其法當益敬告

有同謹狀

司封員外郎許公行狀

家本上有尚書字  
君諱湫字景山世家歙州少事爲唐爲監察御史李氏  
國除以族北遷獻其文若干篇得召試爲汲縣尉冠蘇  
本誤作冠字氏生簿凡主簿二歲縣民七百人詣京師  
願得君爲令遷教書省校書郎知縣事數上書論北邊  
事是時趙普爲相四方奏疏不可其意者悉投二壘中  
雍蒲輒出而焚之未嘗有所肯可獨稱君爲能曰其言  
與我多合又二歲徙江華令未行轉運使樊知古薦其  
材拜大僕寺丞磨勘錢帛帳草監永城和羅知海陵監  
三歲用鹽最遷大理寺賜緋衣銀魚監泗州排岸司遷  
贊善大夫監戎與軍旌符務遷大府丞知鼎州州雜蠻

延喜以攻劫爲生少年百餘人私自署爲名號常伺夜  
出掠居人居人惡之莫敢指君至而歎曰夫政民之庇  
也威不先去其惡則惠亦不能及人君政旣行盜皆亡  
入他境約君去乃還遷國子博士奉使兩浙江南言茶  
鹽利害省州縣之役皆稱旨出知興元府大脩山河堰  
堰以田溉民田四萬餘頃世傳漢蕭何所爲君行壞堰  
顧其屬曰鄴侯方佐漢取天下乃暇爲此以溉其農古  
之聖賢有以利人無不爲也今吾豈宜憚一時之勞而  
廢古人萬世之利乃率工徒躬治木石石墜傷其左足  
君益不懈堰成歲穀大豐得嘉禾十二莖以獻遷尚書  
士容員外郎京西轉運使徙荆湖南路兼湖南接溪洞  
諸蠻歲出爲州縣患君曰鳥獸可馴况蠻亦人乎乃召



其首豪論以禍福諸事皆以君言為可信訖三歲不以  
變事聞朝廷君罷來朝 真宗面稱其能會有司言  
荆南久不治 真宗拜君度支員外郎知府事荆南鈐  
轄北路兵馬於荆湖為大府故常用重人至君特選以  
材用員外郎自君而始明年遷司封外郎賜金紫徙知  
揚州州居南方之會世之仕宦於南與其死而無歸者  
皆寓其家於揚州故其子弟雜居民間往往倚權貴恃  
法得贖出入里巷為不法至或破亡其家君捕其甚者  
答之曰此非吏法乃吾代汝父兄教也子弟羞愧自悔  
稍就學問為善人風俗大化歲滿在道得疾卒于高郵  
君少孤事其母兄以孝謹聞常戒其妻事嫂如事姑而  
未嘗敢先其兄食衣雖弊兄不易衣不敢易初建中

遣其弟朝京師君之故友全一作金 作南惟岳當從  
以其家屬託君惟岳果留不返君善撫其家為嫁其女  
數人李氏國亡君載其家北歸京師以還惟岳登官四  
十年不問家事好學尤喜孫吳兵法初在館唐數上書  
言事得校書郎遂遷御史王師圍金陵李氏大將李雄  
擁兵數萬留上江陰持兩端李氏患之以謂非君不能  
召雄君走上江以語動雄雄即聽命已而李氏以蠟書  
止雄於溧水君曰此非柵兵之地留之必敗乃戒雄曰  
兵來情無動待我一夕吾當入白可與公兵俱入城君  
去王師執之雄輒出戰果敗死君至收其餘卒千人而  
去君以慷慨卒能自立於時其孝謹聞於其族其信義  
著於其友其材能稱於其官是皆可書以傳謚狀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八卷

熙寧五年秋月男發等編定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九卷

臨江後學曾曾得之考異

二十一

記十首

泗州先春亭記

家本無泗州字

景祐二年秋清河張侯以殿中丞來守泗州諸本作泗上  
既至問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曰暴莫大於淮越  
明年春作城之外堤因其舊而廣之度為萬有九千二  
百尺用人之力八萬五千泗之民曰此吾利也而大役  
焉然人力出於州兵而石出乎南山作大役而民不知  
是為政者之私我也不出一力而享大利不可相與出

米一千三百石以食役者堤成高三十三尺土實石堅  
捍暴備災可久而不壞既曰泗四達之州也賓客之至  
者有禮於是因前蔣侯堂之亭新之為勞錢之所曰思  
邵亭且推其美於前人而志邦人之思也又曰泗天下  
之水會也歲漕必廩於此於是治常豐倉西門二夾室  
一以視出納曰某亭一以為舟者之寓舍曰通漕亭然  
後曰吾亦有所休一自暇其勞三字乎乃築州署之東城  
上為先春亭以臨淮水而望西山是歲秋予貶夷陵過  
泗上於是知張侯之善為政也昔周單子聘楚而過陳  
見其道穢而川澤不陂梁客至不授館羈旅無所寓遂  
知其必亡蓋城郭道路旅舍寄寓皆三代為政之法而  
周官尤謹著之以為禦備今張侯之作也先民之備災

而及于賓客往來然後思自休焉故曰知為政也先時  
歲大水州幾溺前司封具外郎張侯夏守是州築堤以  
禦之今所謂因其舊者是也豈是役也堤為大故予記  
其大者詳焉

夷陵縣至喜堂記

峽州治夷陵也此無地濱大江雖此字無有椒漆紙以通  
商賈而民俗儉陋常自足無所仰於四方販夫所售不  
過鱸魚腐鮑民所嗜而已富商大賈皆無為而至地僻  
而貧故夷陵為下縣而峽為小州居無郭郭通衢不  
能容車馬市無百貨乏列而鮑魚之肆不可入雖邦君  
之過市必常下乘掩鼻以疾趨而民之列處竈廩匣井  
無異位一室之間上父子而下豕豕其覆皆用一作茅

竹故歲常火災而俗信鬼神其相傳曰作此字無瓦屋者不利夷陵者楚之西境晉春秋書刑以狄之而詩人亦曰蠻荆則備本其陋俗自古然歐景祐二年尚書駕部員外郎朱公治是州始樹木增城棚甃南北之街作市門市區又教民為瓦屋別竈廬不異人畜以變其俗既又命夷陵令劉光裔治其縣起勅書樓飾廳事新吏舍三年夏縣功畢脩有罪來是邦朱公於脩有舊且哀其以罪而來為至縣舍擇其廳事之東以作斯堂度為疏繫高明而曰吉本作曰公後家本居之以休其心堂成又與賓客偕至而落之夫罪戾之人且棄惡地歛窮險使其憔悴憂思而知自悔各令乃賴朱公而得善地以偷宴安頽然使忘其有罪之憂是皆異其所以來之意然夷

陵之僻陸走荆門

以至京師二十有八驛水道大江

絕淮抵汴東水門五千五百有九十里故為吏者多不欲遠來而居者往往不得代至歲滿或自罷去然不知夷陵風俗朴野少盜爭一作少盜事詳而今之日食有稻與魚又有摘抽茶筍四時之味江山美秀而邑居繕完無不可愛是非惟有罪者之可以忘其憂而凡為吏者其不始來而不樂既至而後喜也作至喜堂記歲其壁夫令雖卑而有土與民宜志其風俗變化之善惡使後來者有考焉爾一作使後來者考其歲月云尔

峽州至喜亭記

蜀於五代為僭國以險為虞以富自足舟車之迹不通乎中國者五十有九年宋受天命一海內四方次第平

太祖中元 吉本作政元 今按宋太祖 三政元曰建隆曰乾德曰

開寶而以乾德三年平蜀故曰中元之三年當從家本 之三年始平

蜀然後蜀之絲枲織文之富衣被於天下而貢輸商旅

之往來者陸輦秦鳳水道岷江不絕于萬里之外岷江

之來合蜀眾水出三峽為荆江傾折回直悍吉本作悍

怒鬪激束之為湍觸之為旋順流之舟頃刻數百里不

及顧視一失豪釐與崖石遇則糜潰漂沒不見蹤迹故

凡一有西字蜀之可以充內府供京師而移用中諸州

者皆陸出而其羨餘不忌之物乃下于江若棄之然其

為險且不測如此夷陵為州當峽口江出峽始漫為平

流故舟人至此者必盪酒再拜相賀以為更生尚書虞

部郎中朱公再治是州之三月作至喜亭于江津以為

舟者之晉傳也且誌夫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始平夷以

為行人之喜幸夷陵固為下州亭與津皆薄而僻且遠

雖有善吉本作美政不足為名譽以資進取朱公能不

以陋而安之其心又喜夫人之去憂患而就樂易詩所

謂豈第君子者矣自公之來歲數大豐因民之餘然後

有作惠于往來以節以勞動不運時而人有賴是皆宜

書故凡公之佐吏因相與謀而屬筆於脩焉

御書閣記

醴陵縣東二十里有宮曰登真其前有山世傳仙人王

喬鍊藥於此唐開元間神仙道家之說興天子為書具

大字賜而揭焉太宗皇帝時詔求天下前世名山異迹

而尤好書法聞登真有開元時所賜字甚奇乃取至京

師闕焉已而還之又賜御書飛帛字使歲焉其後登真  
大火獨飛帛書存康定元年道立彭知一探其秘爰一  
作畫以市工材悉復宮之畫建樓若干尺以歲賜書予  
之故人處士任君為余言其事來之文以志凡十餘請  
而不憚予所領職方悉掌天下圖書於圖驗之醴陵老  
佛之居凡八十而所謂登真者其說皆然乃為之記夫  
老與佛之學皆行於世久矣為其徒者常相訾病若不  
相容於世二家之說皆見斥於吾儒宜其合勢并力以  
為拒守而乃反自相攻惟恐不能相勝者何哉豈其死  
生性命所持之說相齟齬而然耶故其代為興衰各繫於  
一時之好惡雖善辯者不能合一說而之至其好大  
宮室以矜世人則其為事同焉然而佛能籍人情而鼓

以禍福人之趨者常衆而熾老氏獨好言清淨遠去靈  
仙飛化之術其事寔深不可質究則其為一無此字常  
以淡泊無為為務故凡佛氏之動搖興作為力甚易而  
道家非遭人主之好尚不能獨興其間能自力而不廢  
者豈不賢於其徒者哉知一是已慶曆二年八月八日  
廬陵歐陽脩記

畫舫齋記

余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偏之室治為燕私之居而名  
曰畫舫齋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戶相通凡入予室者  
如入乎舟中其溫室之奧則穴其上以為明其虛室之  
疏以達則欄檻其兩旁以為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  
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齒萃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

簷之外又似汎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  
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蹈難必曰涉川蓋  
舟之為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齋於  
署以為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疾哉矧予又常以罪  
謫走江湖間自汴絕淮浮于大江至于巴峽轉而以入  
于漢兩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羈窮不幸而卒遭風波  
之恐往往二字一作或叫號神明以脫須臾之命者數  
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為商賈則必仕宦  
因竊自歎以謂非冒利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賴天  
之惠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于朝以來是州一  
無此二字 飽廩食而安署君追一作選思曩時山川  
歷舟楫之危蛟鼉一有白鱉二字之出沒波濤之洶欻

直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真  
樂於舟居者耶然予聞古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之上  
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有罪  
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然一無此二字枕席之上  
日而一無此字千里則舟之行豈不樂哉一作誠可樂  
顧余誠有所未暇而此八字作舟之制尤多舫者宴  
嬉之舟也姑以名余齋矣曰不宜于友矣奈君護善大  
書頗怪偉將乞其大字以題於楹懼其疑余之所以名  
齋者故具以云又因以一無此字置于壁壬午十二月  
十二日書

王彥章畫像記

大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涪州壽張人也事梁為宣義

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  
贈大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為勇  
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屢困  
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曦等用事梁之大臣老  
將多以讒不見信一作用皆怒而有息心而梁亦盡失  
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  
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亡矣悲夫五代  
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姓士之不  
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汗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  
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  
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乎於五代書竊有善  
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惜乎舊史

梁不備公之享康定元年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  
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  
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未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  
公因用笏畫山川為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  
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  
師而史云召之是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  
千公得保鑿五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  
將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  
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  
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  
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一無此字出奇何  
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



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為狂或勿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一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為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為非拘牽常筭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言本作復今從蘇文二王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摩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一有九字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兒童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為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貴歟

歎畫已百年餘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否存二字一作否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爾讀其書尚想乎其人况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子後而歸其人使藏之一有焉字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摯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舞乃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畧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偏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不謂凡有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襲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

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隣國而祭之然自孔子沒  
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為先聖而後世無  
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師一有則字又取孔子  
門人之高第曰顏回者而配焉以為先師隋唐之際天  
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全其  
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更以其著今故得不廢學廢  
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苟知子曰仲尼聖人之不  
得勢者也然使其勢則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  
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  
者徒見官為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為夫子之尊  
由此為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為夫  
子祭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若何其謬論者歟祭之禮

以迎尸酌鬯為盛釋奠薦饈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畧者  
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畧者又不備焉  
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  
廢矣蘇本作失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雷雨雷師之祭  
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頌仰之  
節吏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  
無所瞻仰見者怠焉因以為古禮不足復用可勝歎哉  
諸本無此四字大宋之蘇本無大有之二字興於今八  
十年天下無事方脩禮樂崇家本尊儒術以文太平之  
功以謂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  
講正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諭上家本有之字意凡  
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非師古好學者莫肯

盡心焉穀城令狄君栗為其邑未逾時脩文宣王廟易於縣之左大其正位為學舍於其旁藏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學然後一作后改制度一作圖為俎豆簿籍鐘磬簫篳凡若干一作凡百餘事以與其邑人行事諸本以六宋之興至謂之不急一段較十此下穀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朞月稱治又能遵國典脩禮興學急其有司之蘇本無此字所不急蘇本作責者認認然惟恐不及可謂有志之士矣

吉州學記

慶曆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各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

欲為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治才其明年二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負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焉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叔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矣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為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休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為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

以爲勞其良材堅斃之用凡二十萬三千五百而人  
不以爲多學有堂進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  
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其壯偉而人不以爲侈既成而  
來學者常三百餘人子世家于吉而二無而字濫官于  
朝一有廷字進不能贊揚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  
均讓乎其中然予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操遷革使  
夫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  
之意須謹父之功至於禮讓興行而一無此字風俗純  
美然後爲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  
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  
之人安廢慢天子之詔而始家本作急以中止幸予他  
日因得歸榮也而謁於學門將見古之士皆道德明

秀而可爲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  
其里而幼長吉本作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  
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  
成而得時從先生者日老席于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  
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  
之遺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于石而立諸其廡以

後

豐樂亭記

脩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

一作裁西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獨立下則幽谷

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潄然而仰一無仰字出俯仰左

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

遊一作還一有於字其間除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

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之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東門之外遂以平脩嘗攷其山川按其圖記一作始其山水攷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一有而字所在一有自字為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賦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一作覆被以養涵煦百年之深也脩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閑既

斯泉於山谷之間乃無此字日與滁人仰而均至山俯而聽泉撥幽芳而蔭喬木風霜水雪刻露清芳四時之景一作美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慶曆丙戌六月日家本無此七字右正言知制誥知滁州軍州事歐陽脩記

醉翁亭記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峰之間者讓蘇本作醴泉也峰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

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一無此字智僊  
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  
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  
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  
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  
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繁水清一作  
酒一作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  
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于塗行者休  
于樹前者呼後者應伛僂提携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  
也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泉為酒泉香而酒冽一作  
泉列而酒香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  
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喧嘩

者衆賓懼也蒼顏白髮頽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  
陽在山入影散亂太守醉而賓客從也陰翳鳴聲  
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不知人之樂人  
知從太守遊而樂碑有而字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  
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  
陽脩也

歐陽文忠公集第三十九卷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叡等編

歐陽文忠公集第四十

臨江後學曾魯得之考異

記

菱谿石記

菱谿之石有六其四爲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藏  
民家其最大者偃然偃卧於谿側以其難徙故得獨存  
每歲寒霜落水潤而石出谿傍人見其可怪往往祀以  
爲神菱谿按圖與經皆不載唐會昌中刺史李濟爲苻  
谿記云水出永陽嶺西經呈一作黃道山下以地求之  
今無所謂苻谿者詢於滁人曰此谿是也楊行齊有有  
一作換淮南淮人爲諱其嫌名以苻爲菱理或然也谿

傳者有清江云故將劉金之宅石即劉氏之物也今為駢吳

時貴將與行密俱起合淝家作肥號三十六

一也金武夫悍一作號卒而乃能知愛賞奇異為兒女

子之一作所好豈非遭逢亂世功成志得驕於富貴之

佚欲而然邪想其陂池臺榭奇木異草與此石稱亦一

時之盛我今劉氏之後散為編民尚有居筵旁者予感

夫人物之廢興一無此字惜其可愛而棄也乃以三牛

曳置幽谷又索其小者得於白塔民朱氏遂立于亭之

南北亭負城而近以為滁人歲時嬉游之好夫物之奇

者弃沒於幽遠則可惜置之耳目則愛者不免取之而

去嗟夫劉金者雖不足道然亦可謂雄勇作勇悍之士

其平生志意豈不偉哉及其後世荒堙零落至於子孫

泯沒而無聞况欲長有此石乎用二无用此二字此一可為  
富貴者之戒而好奇之士聞此石一作聞石而來者可以  
一賞而足何必取而去也哉

海陵許氏南園記一作園亭

高陽許君子春治其海陵郊居之南為小園作其亭某

堂于其間許君為江浙荆淮制置發運使其所領六路

七十六州之廣凡賦歛之多少山川之遠近舟楫之往

來均節轉徙視江湖數千里之外如運諸其一无此字

掌能使人樂為而事集當國家用兵之後脩前人久廢

之職補京師匱乏之供為之六年厥績大著自國子博

士遷主客員外郎由判官為副使夫理繁而得其要則

簡簡則易行而不違惟簡與易然後其力不勞而有餘



夫以制置七十六州之有餘治數畝之地為園誠不足  
施其智而於君之事亦不足書君之美衆矣予特書其  
一節可以示海陵之人者君本歙人世有孝德其先君  
司封喪其父母事其兄如父戒其妻事其嫂如姑衣雖  
弊兄未易衣不敢易食雖具兄未食不敢先食司封之  
亡一子當得官其兄弟相讓父之諸兄卒以讓君君今  
遂顯于朝以大其門君撫兄弟諸子猶已子歲當上祀  
京師而弟之子病君留不忍去其子亦不忍捨君而留  
遂以俱行君素清貧罄其家貨走四方以求醫而藥必  
親調食飲必親視至其矢溲亦親候其時節顏色所下  
一作疾如可理則喜或變劇逆則憂戚之色不自勝  
其子卒君哭泣悲哀行路之人皆嗟歎嗚呼予見許氏

孝悌一有字者著于三矣一作四世凡海陵之人過其園者  
望其竹樹登一作觀其臺榭思其宗族少長相從愉愉而  
樂於此也愛其人化其善自一家而形一鄉由一鄉而  
推之無遠邇一作近使許氏之子孫世久而一無此字愈  
篤則不獨化及其人將見其園間之草木有駢枝而連  
理也禽鳥之翔集于其間者不爭巢而棲不擇子而哺  
也嗚呼事患不為與夫怠而止爾惟力行而不怠以止  
然後知予言之可信也

慶曆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廬陵歐陽脩記家本無年

真州東園記

真為州當東南之水會故為江淮兩浙荆湖發運使之  
治所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之為

使也得監察御史裏行馬君仲塗為其判官三人者樂其相得之懽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監合依家本作鹽軍廢營以作東園而日往遊焉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京師圖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予曰園之廣百畝而流水橫其前清池漫其右高臺起其一作而北臺吾望以拂雲之亭池吾俯以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舟敞其中以為清燕之堂闢其後以為射賓之圃芙蓉菱荷之的歷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陰此前日之蒼煙白露而荆棘也高薨巨楠家誤作楠水光日景動搖而下止其寬閑深靚可以答遠響而生清風前日之頽垣斷塹而荒堦一作堦也嘉時令節州人士女嘯歌而管絃此前日之晦冥風雨鼉鼉鳥獸之嗥

音也吾於是信有力焉凡圖之所載蓋其一二之略也若乃升于高以望江山之遠近嬉于水而逐魚鳥之浮沈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各自得焉凡工之所不能畫者吾亦不能言也其為我書其大槩焉又曰真天下之衝也四方之賓客往來者吾與之共樂于此豈獨私吾三人者哉然而一作其池臺日益以新草樹日益以茂四方之士無日而不來而吾三人者有時而皆去也豈不眷眷於是哉不為之記則後孰知其自吾三人者始也予以謂三君子之材賢足以相濟而又協于其職知所後先使上下給足而東南六路之人無辛苦愁怨之聲然後休其餘閑又與四方之賢士大夫共樂于此是皆可嘉也乃為之書廬陵歐陽脩記

浮槎山水記

浮槎山在慎縣南三十五里或曰浮閣山一無此字或曰浮巢二一元此字山其事出於浮圖老子之徒荒怪誕妄之說其上有泉自前世論水者皆弗道余嘗讀茶經愛陸羽善言水後得張又新水記載劉伯芻李季卿所列水次第以為得之於羽然以茶經考之皆不合又新妄狂險譎之士其言難信頗疑非羽之說及得浮槎山水然後益以羽為知水者浮槎與龍池山皆在廬州界中較其水味不及浮槎遠甚而又新所記以龍池為第十浮槎之水棄而不錄以此知其所失多矣羽則不然其論曰山水上江次之井下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言雖簡而於論水亦失浮槎之水發自李侯嘉祐

二年李侯以鎮東軍此字留後出守廬州因遊金陵將山勢其水既又登浮槎至其山上有下此山有可愛蓋羽所謂清泉漫流者也飲之而甘乃考圖記問於故老得真事迹因以其水遺余於京師予記之曰李侯有者字之也至於蔭長松藉豐草聽山溜之潺湲飲石泉之清冽此山林者之樂也而山林之士視天下之樂不一動其心或有欲於心顧力不可得而止者乃能而獲樂於斯彼富貴者之能致物矣而其不可兼者惟山林之樂爾惟富貴者之不得無然後貧賤之士有以自足而高世其不能兩得亦其理與勢之然歟李侯生長富貴厭於耳目又知山林之為樂至於攀緣上

下幽隱窮絕人所不及者皆能得之其兼取於物者可謂多矣李侯折節好學喜交賢士敏於為政所至有能各凡物不能自見而待人以彰者有矣其物未必可貴而因人以重者亦有矣故予為志其事俾世知斯泉發自李侯始也三年二月二十有四日廬陵歐陽脩記

有美堂記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于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為流人之樂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為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其在哉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

之乎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既見人物之盛麗矣都邑之雄富者必擬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為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遊子天宮斷壑虛草同廚之廣三峽之險號為東南奇偉者皆在子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及遠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眾為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於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為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頽垣敗址荒煙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為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効臣順及其亡也頽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

完安樂又其習俗一俗習工巧也屋宇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西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二濤浩渺煙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為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蓋有天

相州書錦堂記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公昔

之所同也善士方窮困既富里居人稱子皆得易而悔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江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之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一有而莫敢仰視五字此一介之士得志家本有於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公大也世有令德為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厄之人徒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人也然則高牙大纛一作旆不足為公榮相圭衮冕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民

而功施社稷勸之金石播之輶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  
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而榮一  
卿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于相乃作畫錦  
之堂于後園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  
矜名譽為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為榮而以為戒於  
此見公之視富貴為如何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  
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  
正笏不動聲色一作氣而指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  
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於鼎而被弦歌者乃邦  
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編誦  
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尚  
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歐陽脩記

仁宗御飛白記

治平四年夏五月余將赴亭假道于汝陰因得閱書於  
子履之室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為之正冠肅容再拜  
而後敢仰視蓋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一作帛也曰此寶  
文閣之所藏也胡為於子之室乎子履曰曩者天子宴  
從臣於羣玉而賜以飛白余幸得與賜焉予窮於世久  
矣少不悅於時人流離竄斥十有餘年而得不老死江  
湖之上者蓋以遭時清明天子嚮學樂育天下之材而  
不遺一介之賤一作善使得與羣賢並遊於儒學之館  
而天下無事歲時豐登民物安樂天子優游清閑不邇  
聲色方與羣臣從容於翰墨之娛而余於斯時竊獲此  
賜非惟一介之臣之榮遇亦朝廷一時之盛事也子其

爲我志之余曰仁宗之德澤涵濡於萬物者四十餘年  
雖田夫野老之無知猶能悲歌思慕於隴畝之間而况  
儒臣學士得望清光蒙恩寵登金門而上玉堂者乎於  
是相與泫然流涕而書之夫玉韞石而珠藏淵其光氣  
常見於外也故山輝如白虹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  
在也今賜書之藏于子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  
起而屬天者必賜書之所在也一有觀文殿學士刑部  
尚書歐陽脩記

峴山亭記

一本題上 有史光祿修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  
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  
是已方晉興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爲重而二子相暨

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  
風流餘韻諒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

一作於而 思叔子也尤深 一作叔子思之尤深 蓋元凱

以其功家作力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爲雖不同然

作謂皆足以垂於不朽余一作而頗疑其反自汲汲於

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

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

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已而名著也元凱功銘於二石

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

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爲無窮之

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爲

叔子之所遊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

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輝以光祿  
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周以回廊之壯  
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  
安其政而樂從其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爲一作  
日光祿堂又欲紀其事于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  
于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余余謂君知慕  
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迹則其爲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  
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爲政於襄者  
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  
與夫草木雲煙之杳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  
備詩人之管葛寫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  
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一有貝字皆不

復道熙寧三年十月二十有二日六一居士歐陽脩記

歐陽文忠公卷第四十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四

